

中国詩艺

一九四一年

八月

中國詩藝

(刊 合 號 月 九 八 • 年 三 第)

期 三 第 刊 復



版 出 社 藝 詩 國 中

1941

中國詩藝復刊第三期目次

創

作

論詩・詩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召 | 黎明 | 白龍潭小景 | 我期待 | 拉薩快 | 送別 | 給愛星的人們 | 雷雨夜 | 蛇 | 星及牧歌 | 座上 | 懷念 | 鵬兒河 | 索居 | 火災 | 海濱墳墓 (Paul Valéry 作) | 赫斯曼詩三章 (A.F. Housman 作) | 清早 (愛沙尼亞 約翰・李扶作) | 詩的「意識」和「形象」 | 新詩詩話 |
| 呂亮耕 (一) | 杜運燮 (二) | 霍薇 (三) | 施螢存 (四) | 丹丁 (五) | 齊默 (五) | 李廣田 (六) | 王的 (六) | 汪銘竹 (七) | 嚴小章 (七) | 係望 (九) | 周白鴻 (十) | 林咏泉 (十) | 王璠 (十三) | 郭風 (十四) | 徐仲年譯 (十六) | 孫晉三譯 (二十) | 係用譯 (二十三) | 臧雲遠 (二十三) | 李長之 (三十六) |

號召

呂亮耕

號召農民入伍詩

起來，中國的農民

拋棄古舊的鋤頭

掄起嶄新的槍枝

投到戰爭的懷抱裏來！

你們，從綠色的鄉村

走到赭色的城市

通過赭色的城市

再走向綠色的戰場。

如今，祖國的大地

那被毒彈，炮火，與硝煙

所姦污所殘辱的土地呵，

已經再不是——

祖國的大地是用馬蹄耕的

莊嚴的、親愛的大地是要用頭顱耕的（註）

爲着要地面上的自由

開花，

結實，

——顯現永存的真理

多多少少人在用熱血去兌換，

用頭顱去爭取！

起來，中國的農民

爲着把祖先的光榮延續到永遠，

爲着把家鄉的圍牆築得更堅牢，

你應該英勇地奔投戰爭！

你是盾牌！你是閘！

你是大地的樊籬！

是祖國的屏障！

是不可屈服的英雄！

中國的農民！

起來，

中國的農民！

——一九四一，六月，在湘南

（註）引自古哥薩克歌謠。

黎明

杜運燮

怎樣擺脫黑暗？那些忍耐

是痛苦的。小窗口有囚徒的眼睛，

鳥翅的每一搏動都是自由——

唉，生命就是廣續的盼望。

現在好了，好了，從泥土的掩埋裏

起來，街道的繩索開始活躍，

樹頂的葉片被點燃，雲彩

追求美麗，試驗每一種形態

和顏色的可能，一切帶有樂器的

都興奮，參與這豪華演奏的開始：

一個開始，一個表視生命偉大的開始啊！

我愛這看不見頭尾的鐵軌，那邊
繫着我的希望，我站在積木上，
我得到安靜，於是可以幻想

黎明怎樣長大。荒野是寒冷的，
墳堆在高瘦的松樹下失去表情，

號音吹破藍霧，輪廓被解放，
有所渴望的將獲得安慰。露水，

和泥土的氣息給你健康和力量，

沒有花，葉子就夠了，盛滿

一杯杯清爽：完成的榜樣。

那些好時光的渣滓照亮記憶

和將來，黎明同好消息一樣溫暖。

試走過草坪，更知道是活在人間

人和人在黎明的眼臉上，純潔地

拿出心靈相見：難得的時辰呵！

農人挑來田野的新鮮，也是

走過忍耐和苦痛的，像黎明，

但也是快樂的，草鞋吻過石板，

像喜悅吻過勞苦，我們要學習。

學習受孕的榜樣，等待幸福。

七月八日昆明

白龍潭小景

霍微

白龍潭，匿居於萬綠叢中的，
仰飲山石縫間淌下的泉水。
圓盆似的，幽美的白龍潭，
在你的四周，你又

傾吐着一條條銀色溪流。

傍着青蔥的山麓，
澄碧的溪水在淌流，
漾起疊疊鱗波，
當微風吹過的時候。

我愛在溪邊洗衣，洗菜，
有時偶然遺下幾片菜葉，
則我更愛看：溪水
捲着它悠悠地流去。

沿着小溪慢步，
這悠閒的情致是值得珍貴的。

而溪水激灌石穴的聲音，
更使我幻想起一支流麗的樂曲。

我愛凝視獨木橋下
耀着日光的水紋。
我愛聽禮拜堂的鐘聲，
掠過幽蒼的叢林。

有時一兩雙雪白的鴿子
飛過，棲止在溪邊，
但一忽兒又飛去了，
飛向潔淨的藍天。

濺濺地，不休止地，你成日價流着，
我的陳舊的夢，
也隨着你的銀波流遠了。

爲你暫時給我以避居人的心情，
白龍潭，我感謝你，也祝福你。

一九四一，夏，於昆明。

我期待

施蛰存

我期待著，

什麼？我不知道。

我僅僅以期待

讓我的日子鮮活。

人笑說：「明燈照空局，」

這於我了無傷害。

偷真想敲落燈花，

或不免失聲於一子。

我的理想，我的生命，

在期待中延續且發展。

老子曰：「夫唯兵……」

我說：「。不盡然。」

我在期待，

當然，你，亦復如此。

三年，四年，五年……

你常常噓一口氣，

丟下太公報：

「差不多了。」

我噓一粒瓜子：

「你看見了什麼，

彩虹一道？」

生命猶如上帝。

對於一個虔誠者，

聖靈無處不在。

十字架豈不愚蠢，

縱然耶穌撒冷在望，

也許那牧羊人

已越羣山而去。

你會搬弄哲學

「一個悲觀論者。」

我並不否認——
因我不了解。

但我的日子

在干戈中愈益鮮活。

而你的，而你的
印灰敗了——

與一道彩虹同逝。

三十年七月十六日

拉擡伏

丹丁

拉擡伏

拉着自己的重擔，

用力拉

想把江流拉住。

紫銅的腿，

撐穿熾熱的沙層：

一步緊一步，

踏出自己的路。

江流

永不願靜止的，

正如自己的汗

注滿了自己的路。

送別

齊敗

勸君更進一杯酒

用怒火燃起濃烈的花

讓他在心底燃燒

燒斷這愛情的高潮

請放下那高揚的手帕

來一次歡欣的呼唱

唱那悲壯激昂的歌曲

『守住我們的家鄉』

擦去嘴角上的輕吻

去吧！我的戀人

去用敵人的血

來塗紅你的櫻唇

給愛星的人們

李廣田

(一連讀到了幾個人的詩和散文，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讚美着天上的星星。)

祝福你愛星星的人們，
你們生於泥土而又倦於泥土的氣息。

我呢，我却是更愛人的星，
我愛那作爲靈魂的窗子
而又說着那無聲的溫語的
人的星星。

你還說：『白雲間的金星是美麗的，
而萬里無雲的星空却更美。』

是的，我們却更要發下誓願，

把人星間的雲霧完全掃開，
使人的星空更亮，更光彩，

更能够連接一起，更相愛。

「我看見你了，我更喜歡你了。」

「是啊，我也一樣；我們的窗前都沒有雲」

而且，我們還更盼望

叫別的星球上的愛星者

指點着我們這個世界：

「看啊，我愛星，我愛頂亮的那一顆。」

七月十三日，敘永。

雷雨夜

王的

是山鬼擊鼙鼓於天閭

屋溜間

有飛瀑怒瀉如涌

臥聽屋漏沙

計夜籌長短

知更聲會偷品秋天之椰子味

流電穿澈遐想之幽窟

林杪七月浮沉傍晚之螢光

我思緒抑揚在

六，十四

蛇

汪銘竹

上帝以六天日子，創造了天與地，日月與星辰，大海與平原，乃至虫魚鳥獸，花草樹木。

爲亞當夏娃更創造了一座伊甸樂園，好比

一所溫室，讓這兩株嫩的枝條，避開風和雨。

一天，蛇到了樂園；他連打幾個寒顫，沙漠似的死寂呀。

兩個木雕的人，以乞憐眼色，癡望遠方不可知的幻滅殘象。

蛇動了慈悲心。乃從智慧樹上摘下一顆透熟的，

那麼軟那麼冰涼絲絨般的皮，慎重地遞進夏娃手中。

夏娃貪婪地喫了一半，一半給剛醒轉來的亞當

分管；但還未下嚥時，却爲上帝之赫怒怔住了。

星及牧歌

嚴小章

星

仰望繁星閃爍，
我想起老祖母底眼睛——

坐在藤蔓蔭下，
我偎在她底懷里；
讓，慈祥的溫暖，
撫摸着純穉的心靈，
爲我，她述說着
天間底神話，向那
螢火虫流曳紫火的夜空——

「小寶，
天門開了……」
那時，我已昏沉睡熟。

牧歌

上帝真地第一次昏眩；眼見自己牙齒，咬斷

自己的舌。兩個叛徒趕走了，樂園封了門。

這自有人類以來第一幕悲劇，蛇作了見證。他邊失悔

邊忸怩；想到上帝座前去贖罪，想到率與自殺，了此殘生。

忽然一顆亮的火花，在他腦中一閃；決定了。雲間

正着飛一隻靈鷲，遂一躍纏上他的頸，親嫗如女友。

爲何智識的樹，不卽是生命的樹；爲何叫生命

一誕生，就得變成木乃伊，再蒙上一件黑屍衣，

爲何要四體不動，五穀不登，一任大地荒蕪了，

人沒了生息，滅絕智慧，人心中窠藏了渾沌。

不讓晚風輕拂我底心，
依舊吹起牧者底蘆笛。

老牛，馱我穿過

荔枝垂紅底深遂。

貪看溪邊杆衣，

羣鵝戲水……

撈一把閒情喜悅，

一步一步，走向

夕陽裏煙霧山村。

是哪家採桑女。

提一筐紫碇，

婀娜地搖曳走過？

遙遙的隨她，送她……

我爲她唱一首

愛戀底情歌。

梵土的苦行僧，坐定在無人煙的荒山巔，不管風打

日曬，幾年幾十年，叫鳥在他高擎之掌中營了窠巢。

這不是比不上一條犂地的牛，在烈日下不住喘氣流汗；

雖其疲乏時之呻吟，也可媲美於對大地的禮讚。

故蛇全不懂得這些。他的上帝祇說，盡忠於地吧；因為

沙漠也有一天要生長，而心懷沙漠的人，却因失望而死滅。

一九四一，六，八。

白衣白結的侍女，

從你手托底銀盤上，

我想望Ice-cream 冒出的

白白的雲霧，

這裏，我儘當是渺災底

海港了。

迎着一個江南食客，

用一壺感傷底笑容。

於是你輕輕地說：

「我們或許是同鄉。」

是呀，你那十里生涼的秀髮

這使我更惦念起

夏日江南夾岸底簷竹了。

白衣白結的侍女，

白色的涼涼的小手巾，

你又用銀光之手盤托出，

而你的心也是白潔的。

但Whison扇流下的好風，

竟吹不散你懷家的悲哀。

當我仰天幻想玄武門外底衆星，

你閃爍之眼睛已走失頃刻間底靈魂活了。

白衣白結，這遠來的侍女，

此地有千百種不同的感觸的。

就像：你是懷夢着江南底家，

我是懷夢着前方的好友；

而座後的少年，

却又懷夢着南京新街口沙利文之咖啡。

懷念

周白鴻

在荷錢上

你沉默的把FORGET ME NOT

佩在我的衣襟上

你沉默的注視着我的眼睛

沉靜的湘河橫在面前

身旁，時閃過一葉鷹影

白雲悠悠的飄在太空

千山萬水間，遺落了

我的憶念，不寐之夜

仰望淒清之上弦

我所懷者在第九重天！

三十年春於湖南藍田李園。

鴨兒河

林咏泉

——故鄉回憶之一



——故鄉城垣的南渡河。

如一條白色的帶子，

鋪伸在平漫的原野裏。

鴨兒河是最宜於長夏的，

最使涉水人，深切地感到

水的溫柔，沙的細膩

知汨汨地水與沙的細語。

而涉水人便依戀地

游泳在水流中，

遊戲在沙灘上。

當傾降着長夏的暴雨的時候，

鴨兒河的水面

浮起濁白色的泡沫，

從而在上流，那發自山谷底

如海嘯般的巨浪，挾着

碩大的樹木和牲畜，

向下流翻騰而奔馳。

而渡口的兩岸，

河水便與樹木的腰圍環抱。

河水泛濫到原野裏，

而原野成爲廣大的湖澤了。

湖面上有剪形的燕子穿飛

有大眼睛的紅絲蜻蜓，

翩點着晶行的翼翅，

而透明淨地湖水的而臉

正情地仰向碧藍色的天宇，

做着最親密的默語。

在毗鄰，兩岸的村落裏，

有許多愛水戲水的年青人，

他們成羣地集攏，

在河岸觀河漲

他們都有着英雄的夢

而對這巨流，他們

會賭賽地游過去，

他們說：「這叫跨海征東。」

於是人與巨浪的搏鬥開始了，

岸上的喝采聲沸騰了。

我最愛長林落日的風景畫，

最愛穿行長林中的細沙路，

而鴨兒河的兩岸，常是

搖曳着楊柳的丰姿底

常在夕陽的斜照中，

反射出水上如鏡的波光

投下林中濃綠地枝葉之影。

已十餘年不涉葦那河邊，

不行足觀河水漲了。

記憶中的畫幅仍舊嗎？

我會做過幾百次還鄉夢

夢中的河海是多風多浪底

而鴨兒河，仍寧靜地

流向那平漫的原野嗎？

六月廿四在花溪

社語

一、本刊編委徐遲袁永拍兩先生因公赴港短期內

恐不克返滬特來函辭去編委任務茲已商得陳

才呂亮耕汪銘竹三先生同意願參加今後之編

輯工作

二、本刊八月號印甫及半印刷所全部炸燬無已乃

暫移鑄印行並將八九兩月合刊印出以後當設

法不使脫期以答本刊讀者愛護之雅意

三、本刊上期馮至先生十四行詩第四首爲手民誤

排落第二段四行今補正如下並向馮先生及讀

者致歉

四、文藝獎助金管理委員會於日前舉行第十三次

委員會議通過新訂發給文藝獎助金辦法關於申請

及修正補助文藝獎金五百元白薇女士患

病其劇經核發特種獎金壹千元又美術家龐薰

琴氏近作工藝美術品圖案之用且足發揚民族藝

術之光輝該會特發給獎金壹千元以示鼓勵提

倡之意

索居

王瑣

(一)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我喜歡看流動的水
聽流水的聲音
他們都說城外的河水已漲了
伴船都可以開上來了
漲了呢今晚
我有幾個朋友要東去
搭晚班洋船走口我要去送行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二)

我想見一見水
我一年三百六十日
全居住在這城市中的
一個孤寂的山頂上
每天聽三次山寺的鐘聲
不久日子前這城市苦旱

這山前山後的億萬人家
在日午的驕陽下
就像些火山的巖石
蹲伏着如一頭頭疲倦的獸
從它們身上發射出熱
把我這山頂幾乎蒸熟了
閑寂和焦渴
悶得呼吸都困難了
時時旋風起自山下
一個灰塵和枯草的柱
乘着憤怒的羽翼飛得高高
這城市中的人們
祈了三禮拜的雨
可是永遠只有太陽
和乾啞的雷聲
而沒有一塊雲落下一滴雨

每個夜晚我們安排一個期待

每個早晨重又安排一個新的
可怕的渴燥燃燒着這城
燃燒着我底喉嚨
土地龜裂了植物萎黃了
我底靈魂也快乾枯了
「只有這點耐心」
等待那甘露

(三)

每日我坐臥在那小山頂上
看這乾涸的城
黃昏的時候
夕陽光耀得像火葬的薪堆
一羣人從悶損中醒轉來
都到長街上溜躑
疲倦而沉重是那脚步
在脚下拖曳着長長的嘆息
應和着呵欠

於是在一陣及時的甘雨降落以

後

於是在期望的滿足以後
於是在歡樂的平靜以後
土地潮潤了

人們笑 城市也笑了
這軟瘦的城

這霧障中的城

這與戰爭隔絕的城

在這城中我哭泣

我感覺的寒冷

我靈魂的瘦損

每日我傾聽着

生命底消逝的足音

和青春溜走的譁笑

我送走每個日子

如一個負義的人送走了好友

但它在哪兒 啊 甘露

我靈魂的甘露在哪兒

(四)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那在兒將看見一支擱淺的船

十年前我見過這樣的船

在我故鄉的一個港灣里

後來我就浮海去了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在那兒將看見靜水里的魚

悲哀的沒有聲音的魚

你看 我們沒有聲音

這熟睡的城也沒有聲音

我們都到河邊去吧

我要去送行 今晚上

我有幾個朋友要東去

搭 南洋船走

啊 不 我也要離開這城了

好不好你在河邊等着我

待我檢點我一下底行囊去

火 災

風郭

當他們陶醉在工作的熱情里

當他們爲着堅硬的泥塊

馴服在鋤頭下

而陶醉了的時候

鑼聲慌亂地敲起了

伴着慌亂的，喘急的喊聲；

火！火！火，火，火，火

天空暗淡而昏黃

那停滯不動的雲塊

沉重地壓在人們的心上

而又從凝固的雲層里

不時地跌落下

一二聲失魂似的哀厲的鴉鳴

這季節，到處都充溢着

生物底痛苦的掙扎

而在那濃密的烏煙

猝不及防地從可憐地

互相偎依的矮屋的上面

挾帶着可怖的火光

恣放地衝湧而上……